羣鶯亂飛

文：湯禎　畫：家谿

我們兩路進軍

那天是輪謝太休息，當三人飲罷下午茶，沈蕙接到尊尼馬的電話：

「我和女同事一起吃飯……。」

「我和老朋友在一起。」沈蕙忙說：「我們到維多利亞游泳池游泳後吃飯。」

「我打電話到你家中，女工說你剛出裡了。」

「前幾天你很忙？」

「你大概打過電話來，你無大錢了，幾時請我吃飯？」

「過一、兩天吧！」

「今夜有事？」

「是的，拜拜！」

沈蕙收綫，即有主顧上門了。以後三天，沈蕙未得尊尼電話，她也不打去，星期五他才來電話，她即對他說：

「如果要我請你，祇有今夜，明後天都有約，我說請你，決不食言。」

「我希望是明天或後天。」尊尼說。

「我已經和人有約了，不能失約。」

「我不要今天。」

「每人都有事，有主顧來了，是那天俱樂部認識的馮太，拜拜！」

其實無人，是沈蕙在撒謊。接着得常恒電話。提到星期日俱樂部中又有沙蟹而知道她那天不返工，她道：

「原則上我們仍是合夥。我三點正到。」

「不同去嗎？」他問。

「我們兩路進軍，早晨我要去洗頭。」

「好的，三點正？」

「三點正，拜拜！」

星期日十點半，沈蕙到了理髮店，下午兩點五十八分，她到俱樂部，上次打沙蟹的人都來，包括常恒、郭先生對她道：

「我剛才問過常老，常老說是何仙姑自己趕到，三點必到，我們現在入局了。」

他們入局，到局散，沈蕙贏兩萬先，郭先生贏二十萬，大輸家是常恒，輸了三十二萬元。進膳前，沈蕙又與打麻雀的太太們交際。十一點半她與常恒跳上的士，把一萬元支票塞入他袋裡，他道：

「賭沙蟹不及你。」

「輸得太多了。」沈蕙說：「下次你一個人去。」

（五四）

蜂語風言

倫繆■

最佳設想

港府建議加過海隧道費鐵和軍車。

這是盜水樓力的辦法。

種下禍根

新界的土又以高價標投。

也是種下加價禍根。

可以肯定

管制吸煙例建議支持者衆。

肯定其中並無煙商。

驚世鶯

文：陸倩敏　圖：主樓　攝：黃威

五四：一切自動自切好所她投動

「吃午餐定食，還是第一次呢！」主友春在漫遊東京塔、和奧運村時，高興地告訴這位「艷色天下重」的新同學崔喜芬，其時正來到奧運村，一九六三世運會，獲新建築獎世界第一的弧形飛簷式的大室內操場時。

「我不知你今天整個下午遊這兩處，沒有帶小相機來。」崔喜芬遺憾地說：「我的相機不太有名，是架小賓德，但好用。」

——「我喜歡照相留念，啊，這裡就有優待價售機點……看，那邊！」他們走去奧村百貨小店，原來是爲即刻洗相印相和售賣相機及冷飲小食店。他們在店外的樹蔭下坐了一張小桌休息，買了自動機器的冷飲，坐下來休息。

「後面有公共拖鞋列燊（洗手間英諺外來語），要去嗎？我去去就來。」崔喜芬紅紅臉揚手——「你先去好了。」

十五分鐘他才回來，却以手端一架新相機來——「最」新、一切自動、換底片……！她吃驚了，連忙迎上來看：「妮康小精靈，最貴的，我早見過，共有兩種——呀，這是A4，頂貴的！」——「先第一張爲你照一個開張照！」他拿了過來，立刻閃了一下，照了。隨後，兩人再到了幾處名建築的奧運館，取作背景，用自動機照完了一卷。

在去上海大酒店前，已洗印出來——「三十六張，後一張作廢！」

「你還保存了天真，呢，可以問你芳齡嗎？」——「怪話，不用說我，任何人都不應怕別人知道年齡——我比你小了五歲半，我十六歲半，因爲身子高，看不出！」

他們在吃酒時看相片，她嫩極了，可是長身玉立，却掩不住花苞初開一點紅的少女青春。她使他暗暗驚嘆：「天下何處無芳草，這小雌鹿完美極了——芳子、伊莉莎、甚至處女給了我的小惠，都不及她。」——他內心不停地想，同時明白她出身必是極有教養的大家。

「但願今後好好維持了她插入的相本子，將輕便縮入的鋁製相架和皮袋裝的新相機，一並放入膠提袋中，交給她道：

「初交你這個小妹妹，你既喜愛這個牌子，送給你用！小意思！」——「不可以，我有相機！」——「我也有，確是爲你買的！千萬不用多謝！」她欣然接受了——「謝謝！謝總要的。我們沒換衣，我想請你去學生喜歡的地方聽聽歌。先打過電話告訴我媽咪。」

城市之光

匡成■

婚外情（八）

謝謝你！」黃威廉突然似醉非醉地拉着艾美的一隻手，在她手背上吻了一下。

艾美嚇得立即把手縮回去。

「你睡吧，我走啦！」說罷讓他躺下來。

「Amy，」黃威廉突然似醉非痛苦的日子是無可避免的，最多只能扣掉過去未放的年假。把日期縮短點。還有，在「軟禁」期間，倒是見了足夠的時間，可以好好地思前想後，檢討自己的過失，也爲自己的將來作好打算，想好計劃。

回到電視台，黃威廉彷彿覺得每個人的目光都在往就他，而且易，當然不管業主與租客的問題，如果業主與租客的問題不能解決，也是業主未能履行與地產發展商的交吉條件，可能引致交易不成。

地產發展商也不是完全沒有與物業的租客打交道，生意上的處理，都是看情形而定，沒有一些私人物件不能不回去收拾。然後，他將到中區的「軟禁營」去過其「面壁生涯」。這六個月次來電話，說國堆金屋藏嬌，而且大阻到帶嬌回家居住。

鍾翠珠一直對丈夫十分有信心，認爲鍾老太有成見。

「你睡吧，我走啦！」說罷，她就匆匆地離開了黃威廉的家。

她怕再逗留下去會出亂子，也可能引起姐姐的誤會。

翌日上午起來後，黃威廉還是得回電視台去，辦公室中的一些私人物件不能不回去收拾。

然後，他將到中區的「軟禁營」去過其「面壁生涯」。這六個月次來電話，說國堆金屋藏嬌，而且大阻到帶嬌回家居住。

鍾翠珠一直對丈夫十分有信心，認爲鍾老太有成見。

「你睡吧，我走啦！」說罷，她就匆匆地離開了黃威廉的家。

她怕再逗留下去會出亂子，也可能引起姐姐的誤會。

翌日上午起來後，黃威廉還是得回電視台去，辦公室中的

鍾翠珠出院後，母子的生活穩定下來，周國堆也一直沒有離開過家庭，外出也和張百軒一起。由於生孩子，鍾翠珠充滿了膩味，竟惹丈夫反感，不許她入房，他也是和張百軒同房。

一星期後，周國堆要返港處理業務了，鍾翠珠也不想阻碍了他，而張百軒也同時返港去了。

然而，不足一個月，鍾老太太就幾次來電話，說周國堆金屋藏嬌，而且大阻到帶嬌回家居住。

鍾翠珠一直對丈夫十分有信心，認爲鍾老太有成見。

「你睡吧，我走啦！」說罷，她就匆匆地離開了黃威廉的家。

她怕再逗留下去會出亂子，也可能引起姐姐的誤會。

翌日上午起來後，黃威廉還是得回電視台去，辦公室中的

見到他，有女同車而返，相擁入門回家的。

「你認出那女子是誰？」

「却也認不得，像以前沒有見過的。」

「我打電話問他！」

「如果你打算回來，就不宜打電話問他，打草驚蛇了。」翠養說。

收綫後，翠珠的信心動搖了，如果是媽媽，認爲她眞有成見，妹妹一直對周國堆沒有成見，却也這樣講，顯然情況不簡單了。

她又想到妹妹說得對，自己反正要返港了，如果先打電話回去，豈非打草驚蛇？倒不如出其不意的回去，則又雙重意義。

五四：吻她的手背

「我知道，男人都喜歡女朋友或太太溫柔體貼，但是他們自己對女朋友或太太却又未必這樣。這實在是很自私的。」艾美說。

「哈，想不到你也滿口道理呢！」黃威廉望着她笑了。

「好了，你早點休息吧，我也要走了。」艾美說，「等會兒讓姐姐知道咱們在背後說她的壞話，那我可要挨罵啦！」

「好，我睡覺去！」黃威廉站起來。

可是，他走了兩步就打了個趔趄，幾乎跌倒。艾美只好扶着他走進臥室去。

後然，又替他把床鋪弄好，

五四：額頭冒出汗冷

「這種密碼組合，十分新穎，」史密夫連忙說，「雷文先生，北極熊的確太狡猾了，我已將這新組合方式，整理好後再輸入電腦，作爲重要資料儲存起來，相信將來還會有用的，因爲這是一種新發現，我認爲也是很有價值的新發現呢。」

「你的意見很正確，」雷文不迭點着頭說，「現在知道他們的行動新代號，事情就好辦得多了！下一步我們的工作是，要想辦法找出他們行動的出發地點，明確了這地點後，就不難推算出他們這次行動的性質、目的和主要的內容了。」

「就讓我們的間諜衛星繼續追踪吧，史密夫興緻勃勃地說，「北極熊雖然狡猾，但也難敵得過機智勇猛的鷹——雷文先生，這是你說的，我覺得對極了。」

雷文微微一笑說：「知道了他們的行動代號後，對我寫作計劃書的帮助太大了。史密夫，我現在先回去繼續打字，有什麼新情況隨時通知我，你的工作也不輕，你太辛苦了，唔，祝你好運！」

望着上司離去的背影，史密夫感到十分興奮，因爲他知道上司在誇讚自己，晉升一級已在望。

很快，他又想到雷文將給自己另一個新任務，那麼這是什麼新任務呢？是不是與這次蘇聯的新行動有關呢？如果是，那確十分緊張了，這是要直接對付敵方——他的額頭忽然冒出冷汗來！

美蘇諜影

東尼■

天涯俠客無刀

秋風■圖　馬翊翔■文

廿一：大失所望

吳屏藩一邊合手下把屍體搬開，一邊又道：「屈掌門新戰受傷，吳某不便佔便宜，明天之戰暫且押後，改日再訂日期如何？」屈千秋根本已無再戰之力，只好冷哼一聲，當作答應。

丁鶴道：「一切已事過情遷，請諸位盡釀飲宴！」

孫笠高聲道：「鐵劍門今日到此爲止，告辭了！」

丁鶴道：「快送藥與屈掌門，諸位少俠請留下……」

孫笠道：「多謝了，咱們自個有傷藥！」言畢與師弟一手一邊，架着屈千秋離開。丁鶴碰了一個軟釘子，仍然堆下笑容請賓客入席。

拓跋齊天冷冷地道：「宴無好宴，會無好會，老夫滿懷希望而來，想不到無一絲看頭，令人大失所望！今日便到此爲止，諸位告辭了！」

齊雲高回頭對徒弟道：「雁兒，咱們也走吧！」他師徒要走，信水君、浮雲樵夫、湖海釣叟、不愁僧、翁皓等人也一齊離開。

呂維正道：「爹，孩兒想與顧南弟好好敘一敘，咱們也走吧。」

呂鳳先沉吟道：「你去吧，今晚爹仍住在雲賓客棧！」呂維正怎知道父親對余顧南有所憚忌？只道他要與舊友相敘，是故欣然隨他們離開興魔會總舵。

一出門口，翁皓便道：「今日酒飯均未飽，先找個地方祭祭五臟廟吧！」

齊雲高不喜合羣，尚在沉吟，却讓信水君拉着，老仙何不待宴完方去？拓跋齊天不屑一顧，拂袖率徒而去。

齊雲高回頭對徒弟道：「雁兒，咱們也走吧！」他師徒要走，信水君、浮雲樵夫、湖海釣叟、不愁僧、翁皓等人也一齊離開。

呂維正道：「爹，孩兒想與顧南弟好好敘一敘，咱們也走吧。」

呂鳳先沉吟道：「你去吧，今晚爹仍住在雲賓客棧！」呂維正怎知道父親對余顧南有所憚忌？只道他要與舊友相敘，是故欣然隨他們離開興魔會總舵。

一出門口，翁皓便道：「今日酒飯均未飽，先找個地方祭祭五臟廟吧！」

齊雲高不喜合羣，尚在沉吟，却讓信水君拉着。（六三六）

二三：楊之光精神錯亂

楊之江就是在那一場反右運動中被鬥垮的。一個愛國的青年學生，放棄了他在香港的優裕生活，滿腔熱情地返回祖國參加工作，爲人民服務，在雲浮這樣貧瘠的地區，與廣大農民同艱苦共命運，却得到了這樣的結果，他當然想不通。區長的職位被撤銷了，黨籍被開除了，香港當然更加回不去，受到了這麼大的挫折，楊之江實在接受不了，不久之後就陷入精神錯亂，後來送到廣州精神病院治療。

之江的遭遇，可以說，與安琪的不和也有點關係。安琪這個人，在讀書時就懂得打小報告，她章國棟做她的後台，初任縣婦聯主任，繼而成爲一區區委書記，與之江一齊工作。

之江知道安琪的底細，他是打心眼裡看不起這個女人的，現在共同工作，區長却常常受到區委書記的掣肘。如果她是個幹才還好，她出主意之江照辦就是了；但她工作能力薄弱，又好出主意，當她一把主意提出來，之江就知道行不通，予以反對，因而兩人的矛盾更深。（代郵：包方先生：謝謝來信，我們都是同一時代人，同受過極左思想影响，來信所說一切，本人十分理解。）

青春作伴

王■方

讀書時雖然不是尖子，工作時也沒有多大成績，但她懂得找後台，到雲浮工作，就是因爲找到了

新民的小舖子在冒煙，他一手擒到支票，把它撕開成兩片，擲在地上。

老衞「嘖嘖」有聲，說：「我的三公子，看過上邊的數字嗎？二十萬，是假不少的數目呀！可以做不少事情呀！你老豆花不少血汗賺來的！」

「不要你的臭錢！」他抽身而起，轉身往辦公室門口走。

後邊的老衞向他擲出一句：「用了老子二十七年臭錢的三公子，如你再需要這筆臭錢，隨時可以回來，把兩片撕開的支票黏補！」

回到自己佈置簡單新潮的家（一層沒間格的小房子）。

幾個在等訊息的老友，如易敏、葉偉倫，都坐在地面的咕咂（當椅子）上，幾個人都問鬱鬱衞的錢有着落否？

新民憤慨地把剛才父子鬥法的事傾倒而出，幾個人都像洩氣的氣球，攤在地上。

易敏說：「想不到，衞世伯把我們這一羣人玩殘！」

「不，我衞老三不容易屈服！」葉偉倫聳了聳肩，說：「不服又怎樣？你能把身上硬骨頭一塊塊拆下，拿去賣十萬元嗎？」

易敏說：「我們定製的一批服裝費，不能再拖了！還有佈景材料、道具等，也要錢。」

海倫說：「剛才，你住房的業主婆，黑口黑面來催收租，原來你已欠下兩個月租金啦！」

新民軟軟地攤坐地下，嘆口氣說：「難道我們辛辛苦苦搞了幾個月的『尋根的女郎』就這樣胎死腹中嗎？」

媛媛和新參加排練尋根女郎的華雪敏，坐在屋角研究劇本，她們當然聽見新民的牢騷。此刻，媛媛站起來說：

「就沒其他辦法嗎？」

「誰還有辦法弄十萬？」易敏說：「我們都是窮鬼！」

「我問問媽咪好嗎？」媛媛說。

攤坐的新民站起來：「你媽咪？你那個西餅麵包王國的女皇？」

港桃外源

辛海■

二一六：一票支掉撕

本版願意爲閣下服務，盡力代查所需資料奉告。（黃莎、新八九七九七）

古今錢幣紀

滙豐七二年一百元紙幣爲深紅色

通天曉先生：

本人急於知道以下的幾種貨幣之市值，希望閣下代爲查核。

一、昭和三十六年錢幣；二、昭和三十九年錢幣；三、昭和二十五年錢幣；四、中華民國二十五年錢幣；

另外又有一張一百元的紙幣，其發行日期爲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背頁的四隻角均印有相同的編號，顏色方面則近於深紅色。希望閣下代爲核對背頁是否應有編號及顏色方面則應否是深紅色。

問錢幣鈔票先生：

來信垂詢四枚錢幣及一張鈔票的資料，奉覆如下：

一、四枚錢幣是日本錢幣，昭和三十六年、昭和三十九年、昭和二十五年，及中國錢幣，民國二十五年，但沒有附來錢幣的拓樣，也沒有說明錢幣的面值，因爲資料不全，而同年份不同面值的錢幣有許多種，有些還是同年份同面值而不同版本，所以沒有錢幣的拓樣，請恕無能爲力，未能代查所需資料。

如果想查錢幣資料，最如寄錢幣拓樣來，拓印錢幣很簡單，就是把一張較薄的紙張蒙在錢幣上，用鉛筆輕輕摩擦，把錢幣的凸紋拓印出來，拓樣可以清楚看到圖案花紋，辨別面值、年份、版別等，就可查出所需資料。

二、一百元紙幣，紅色，發行日期爲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沒有說明是什麼地方的紙幣及什麼銀行發行的，也沒有附來影印圖樣；根據資料，相信閣下所查詢的是香港紙幣，滙豐銀行發行的，因爲渣打銀行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一日沒有發行過一百元面額的鈔票。

滙豐銀行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版的一百元鈔票，印深紅色的沒有鈕；背面四角均有號碼，而且號碼字體較爲粗黑，都是正常的。滙豐銀行發行的一百元紙幣於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版開始印花紅色，較爲淺淡。

有關上述幾枚錢幣，請寄拓樣來，閣下服務，盡力代查所需資料。（黃莎、新八九七九七）

法律顧問

視乎是否已申請取得豁免令或收樓令而定

林汎先生：

閣下租住銅鑼灣的一層樓宇，現在業主以重建樓宇爲理由，向尊駕發出收樓通知，並於四月份拒收租金。

根據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業主以重建樓宇爲理由，如屬戰前舊樓，可向土地審裁處申請豁免令，如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後（即習稱「戰後」）落成或經重建的樓宇，業主可向土地審裁處以重建樓宇爲理由，申請收樓令。

土地審裁處會對重建計劃加以規定，亦會判令業主向被迫遷出的租客或三房客給予補償。

所以閣下的問題，首先要弄清楚，業主是否已從土地審裁處申請取得豁免令或收樓令？如果業主已循正式途徑向土地審裁處申請，並已獲發給豁免令或收樓令，則尊駕只能在限期之內遷出，同時可獲得土地審裁處是處理業主與重建樓宇的權利，現在業樓，月租爲二千六百元，十二年前遷入上址。現被大地產商購入，準備興建酒店。本人收過業主及他們律師樓的信件，要我三個月之內遷出，並賠償我三萬元。鑑於目前樓價及租金昂貴，搬遷有困難，故我沒有在此項合約上簽字。今年三月業主拒收房租，我以銀行本票掛號寄出，但被業主退回，四月份我未繳租。目前我感到彷徨，不知如何是好，素仰您樂於爲讀者解答問題，故提出幾個問題，望先生爲我解除疑難，深表感謝。

一、四月份房租是否應繼續繳付？

二、如他們入紙法庭，我不聘用律師，而我自己出庭，不知是否可以？

三、據有些報章及較爲內行人士指出，一般大地產商是不會與住戶打官司的，一來時間長；二來麻煩事多；三給業主的限制較多。是不是如此？

四、目前我居住的樓宇，只剩下幾戶，如果我堅持下去，希望能賠償多一些，這樣做對我有沒有好處？

林汎

通天曉先生：

本人居住在銅鑼灣某樓，月租爲二千六百元，十二年前遷入上址。現被大地產商購入，準備興建酒店。本人收過業主及他們律師樓的信件，要我三個月之內遷出，並賠償我三萬元。鑑於目前樓價及租金昂貴，搬遷有困難，故我沒有在此項合約上簽字。今年三月業主拒收房租，我以銀行本票掛號寄出，但被業主退回，四月份我未繳租。目前我感到彷徨，不知如何是好，素仰您樂於爲讀者解答問題，故提出幾個問題，望先生爲我解除疑難，深表感謝。

一、四月份房租是否應繼續繳付？

二、如他們入紙法庭，我不聘用律師，而我自己出庭，不知是否可以？

三、據有些報章及較爲內行人士指出，一般大地產商是不會與住戶打官司的，一來時間長；二來麻煩事多；三給業主的限制較多。是不是如此？

四、目前我居住的樓宇，只剩下幾戶，如果我堅持下去，希望能賠償多一些，這樣做對我有沒有好處？

林汎

五四：無所遁形

阿七馬上叫資料部查大哥炳檔案，手足回報，未有此人記錄。

阿七曰：「照咁睇，唯有向馬錦祥埋手。」

嚀囉文曰：「以前馬錦祥個個月來我酒吧收片，我不想同佢正面衝突。」

阿七曰：「你定喇，佢哋不會難爲你。」

嚀囉文曰：「係咁就多謝晒七哥。」

阿七曰：「你先返去，馬錦祥方面，我會搞掂，佢，最緊要有這條綫，一定可以查得出，放心喇！」

嚀囉文十分歡喜，千多萬謝，告別阿七。

阿七覺得一百六十萬雖然小事，不過如果有價值，做善事亦無妨。

仁義堂每年做善事，捐欵畀老人院孤兒院，善欵來源，多數取於江湖不法之財。

見仁義堂阿七與師姐容有多少不同，因爲本身也是業主未能履行與地產發展商的交吉條件，可能引致交易不成。

地產發展商也不是完全沒有與物業的租客打交道，生意上的處理，都是看情形而定，沒有絕對的。

四、閣下來信時沒有說明具體情況，如樓宇座落地址，補償金額等狀況，所以不能推算是否合理補償，未能提供參考意見。

最好在辦公時間內，前往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五百號興利中心十七樓，差餉物業估價署租務管制科，面見租務主任，說明具體情況，應可有較詳細的資料。（黃莎、新八九八四五）

務部新聞
通天曉主撰

古勝蹟

北京原有座精忠廟清康熙帝批准興建

林綠茵小姐：

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宋代部份，民族英雄岳飛塑像一側，有一尊生鐵鑄就的秦檜跪像，銘跡斑駁，雙手反剪背後，鐵像高一百一十五厘米，最大圍徑一百一十七厘米。鐵像從何而來呢？說明書上寫道：北京精忠廟。在天橋十字路口東側路北，有一條街叫精忠街，舊名精忠廟街，精忠廟就坐落在街的北端，解放以後因爲建設用地，廟已經拆除。史書記載，廟是康熙年間建的，碑文爲康熙年間大學士劉統勛所書。康熙不愧是清代較開明的一位皇帝，他爲了籠絡漢族民心，竟破例批准爲抗金英雄岳飛修廟。廟投到火爐中，稱「燒秦檜」。

抗日戰爭爆發，因涉嫌「反滿抗日」，廟門被封，道士也不知去向，由於北京市民對漢奸的痛恨，廟門外的鐵像便成爲攻擊目標，過路人或投以磚石，或吐以唾沫，更有小孩上去便溺的，外加二百餘年風吹雨打，解放前夕，鐵像只剩了一尊半。

一九五九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精忠廟門外的秦檜鐵像便被移入館內。（宏達、新八九八〇三）

韻樂揚悠

皇明唐・特密舒・思希
腦首家國爲身
家名樂音是又

通天曉先生：

英國前首相希思，以高齡之年到北京指揮演奏，不知世界上還有像希思那樣，身爲國家首腦而又是優秀的音樂家呢？

樂妙音小姐：

你說的英國前首相希思，被稱爲「世界第一業餘音樂家」，他八歲起學習鋼琴，在牛津大學攻讀時，曾是該校管弦樂團和合唱團的指揮。退出首相席位後的今天，任職爲英國皇家音樂學會理事，倫敦交响樂團理事長及名譽指揮。他曾在國際上有影响的樂團担任過指揮，例如柏林交响樂團、芝加哥交响樂團、費城管弦樂團、新日本愛樂樂團、倫敦樂團等。

一位曾任政府首腦的業餘音樂家，能在這些世界著名樂團裡担任過指揮，這在音樂史上，可說是絕無僅有的。

當代還有西德總理舒密特，他在音樂上，也是有很高造詣的。他雖是一位業餘鋼琴家，但是，他的技藝絕不亞於職業鋼琴家。他與職業音樂家克里斯托夫・愛申巴赫，和尤斯圖斯・弗蘭茨合作演奏的莫扎內指揮樂除訓練，親自担任舞蹈導演。他本人也能演奏琵琶、橫笛、羯鼓等多種樂器。他一生寫下了百多首樂曲，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他所作的。

唐玄宗——唐明皇在位四十年中，不但致力於創作寫器樂，而且還大胆革新。他把我國原有的九部樂、十部樂，調教爲坐、立部用樂。還設立了梨園——皇家歌舞劇院。爲國家培養了大批專業音樂藝人。大大促進了我國戲曲音樂藝術的發展。可以說，唐朝音樂能成爲東方音樂的驕傲，和世界藝術的瑰寶，這位寵愛楊貴妃的風流天子唐明皇是有所貢獻的。（柳生、新八九七七八）

郵票原來有妙用
當作鈔票・傳遞愛情

馬天心先生：

世界上郵寄最久的信件前後歷經四十年。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批從比利時蔡里萊參戰的士兵，在駐地給家中寄出四十封家書。這批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在荷蘭的地窖裏被發現。等到荷蘭郵局將這批信件送到那些比利時士兵的家中時，已經過了整整四十年。

其實，投寄最久的信件，應是哥倫布寄出的一封信，共經過了三百五十九年。

十五世紀，西班牙航海家哥倫布自美洲返回歐洲時，在大洋上遭遇風暴。哥倫布怕發生意外，便將給西班牙皇后的信和地圖裝在瓶子裏，投入大西洋中，希望有人撈起送回。這個瓶子直到一八五二年才被一個船長在直布羅陀海峽航行時發現撈起。這個瓶郵共在海洋上飄流了三百五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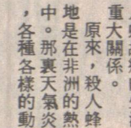
貼在信件上的郵票，除了做爲郵資已付的憑証外，在某些國家和地區，郵票還曾被當作貨幣和車票使用。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部各州曾以郵票來購買商品。俄國在一九一五年也曾在郵票的後面印上文字，作爲貨幣使用。我國在抗日戰爭時，一九四四年在四川省江津，也曾將郵票當作鈔票。

郵票被當作車票使用，在清光緒十四年（一八四八年）。那一年，我國台灣省修築了一條鐵路。剛通車的第一年，因爲印不出車票，曾以台灣省發行的龍馬郵票，代替火車票使用。

郵票還被作爲傳遞愛情信息的憑証。一九三七年，在捷克發行過一種便於男女青年傳送愛情的特殊郵票。這種郵票形狀爲三角形，有粉紅和藍色兩種。凡貼上這種郵票的信，郵遞員必須將信交給收件人親啓，但每封信要多付一定的郵費（捷幣五十赫勒）。這種郵票又叫勿啓郵票。貼了這種郵票保証交投迅速，保密無誤，所以深受青年的歡迎。

在西德，青年人會以貼郵票的不同方式來向對方表示愛情。如郵票上下顛倒表示：「我很愛你，但不敢向你傾訴」；郵票兩張傾斜地對貼，表示「我想約你看一場電影」；兩張連在一起表示「你太美了，我能跟你交上朋友非常榮幸」；三張貼在一起則表示「等候你的回音，你眞的是愛我嗎」等等，一共有十六種表達愛情的方式呢。（古月、新八九七六五）



飛禽走獸

殺人蜂
環境形成兇惡性本

通天曉先生：

近年來聽說有殺人蜂這種蜂，請問殺人蜂原產那裏？爲什麼叫做殺人蜂？

陶理先生：

這幾年有時會見到報紙上有殺人蜂爲害南美的新聞。殺人蜂是一種十分兇狠可怕的蜂，牠們一見到活動的生物，無論是人或其他任何大小生物，必然蜂擁而上，團團圍住，螫之針之，至被螫者死而後已，除非被螫者立即跳入水中，潛水躲避，否則不被螫死幾稀矣！因此，人們才給與這種兇狠的蜂以「殺人蜂」稱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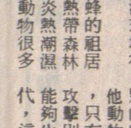
殺人蜂是一種十分兇狠的蜂，牠們一見到活動的生物，無論是人或其他任何大小生物，必然蜂擁而上，團團圍住，螫之針之，至被螫者死而後已，除非被螫者立即跳入水中，潛水躲避，否則不被螫死幾稀矣！因此，人們才給與這種兇狠的蜂以「殺人蜂」稱號。

通常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非你去招惹牠們，或者擾動了牠們的巢穴，牠們才會羣起而攻，平時牠們絕不會主動去攻擊人或其他動物。爲什麼殺人蜂如此兇惡而不同於一般的蜂呢？一些研究殺人蜂習性的科學家認爲，這和殺人蜂故鄉的生活環境有重大關係。

原來，殺人蜂的祖居地是在非洲的熱帶森林中。那裏天氣炎熱潮濕，各種各樣的動物很多，牠們繁殖出很多，因而形成了蜂害。

目前，南美委內瑞拉的消防隊，就常常要穿戴防蜂的服裝，應召去撲滅和驅趕侵入民居的殺人蜂。

不久前，研究殺人蜂的專家泰勒，發現了一種物質，能夠控制殺人蜂羣的行爲，使牠們不螫人。泰勒發現，殺人蜂羣的行動是由蜂王所指揮。蜂王的命令，由化學物質傳送；當蜂王分泌出一種他稱之爲「弗羅蒙」的化學物質時，所有的蜂一聞到這種物質的氣味，立即停止攻擊。此種物質，據說現已有辦法可用人工合成。（伍車二、新八九八四〇）



牧函　馬天心

樂妙音

何佳　王保建

刊覆　林汎

陶理　問錢幣鈔票

林綠茵

古人古事

林則徐夫人助內賢貞忠

王保建先生：

林則徐的夫人鄭淑卿，是福州著名進士鄭大楨的長女。她從富裕之家嫁到窮苦的書生家，很快適應了艱苦的環境。當林則徐歷官十四省，設廉國中秋之夕，夫婦相約，共則徐說：「此間風物，佳則佳矣，若更得宮燈十盞，沿庭懸掛，素心蘭十盆，羅列其間，庶几盡美矣！」不久，國中果然宮燈高懸，長廊中蘭花沁溢清芬。見此情景，鄭夫人對林則徐說：「此燈此花因憐人意，然花則開關而至，燈亦所費久貧，吾輩居人上，謹於事而愼於言，不可不勉。」林則徐聽後立刻讓人將宮燈、蘭花撤去。（周默、新八九七七〇）

林則徐的夫人鄭淑卿，是福州著名進士鄭大楨的長女。她從富裕之家嫁到窮苦的書生家，很快適應了艱苦的環境。當林則徐歷官十四省，設廉國中秋之夕，夫婦相約，共則徐說：「此間風物，佳則佳矣，若更得宮燈十盞，沿庭懸掛，素心蘭十盆，羅列其間，庶几盡美矣！」不久，國中果然宮燈高懸，長廊中蘭花沁溢清芬。見此情景，鄭夫人對林則徐說：「此燈此花因憐人意，然花則開關而至，燈亦所費久貧，吾輩居人上，謹於事而愼於言，不可不勉。」林則徐聽後立刻讓人將宮燈、蘭花撤去。（周默、新八九七七〇）